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群众出版社

非连续杀人事件

日)坂口安吾 /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连续杀人事件/(日)坂口安吾著;逆飞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1892-6

I. 非… I. ①坂… ②逆… III. 推理小说: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N.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0889 号

版式设计:连生

非连续杀人事件

(日)坂口安吾著 逆飞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100078)

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154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92-6/I·764 定价:13.0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内 容 简 介

“我”应邀到坪平饭店参加歌川一马组织的聚会，亲眼目睹了几桩怪事：先是王仁先生被人用短刀刺死在自己的卧室里，而刀上却见不到一丝血迹，床下还发现了一个铃铛；然后是珠绪小姐被人用电线勒死……来参加聚会的好几个人相继被手段残忍地杀害了。这些凶案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到底是不同凶手所为，还是同一案犯有预谋的杀人案件呢？众人对杀人动机大惑不解、人心惶惶，警官也似乎束手无策，而凶案还在一起一起地发生，且从犯罪迹象来看，杀人者就在参加聚会的人当中……

目 录

一	恶浊的人际关系.....	(1)
二	全是意外之人	(21)
三	不速之客	(29)
四	第一起杀人事件	(38)
五	猫之铃	(45)
六	第二宗犯罪	(67)
七	侦探小说迷兼老政客	(75)
八	不在场者惟有一人	(84)
九	火葬后的归途中	(93)
十	疯狂大聚会.....	(106)
十一	从火葬场回来的路上.....	(115)
十二	罗锅子诗人缘何被杀?	(133)
十三	处女也是撒谎高手.....	(138)
十四	圣处女与最后的晚餐.....	(145)
十五	糖罐与“头牌先生”的骗术.....	(154)
十六	歌川家的秘密.....	(168)
十七	非连续杀人事件.....	(174)

十八	第七条人命.....	(184)
十九	调查取证.....	(191)
二十	头号嫌疑对象.....	(204)
二十一	密谈、拷问与拘留.....	(221)
二十二	八月九日：宿命之日.....	(228)
二十三	最后的悲剧.....	(236)
二十四	罪犯露尾了？.....	(245)
二十五	致命的差错.....	(254)
二十六	殊死的搏杀.....	(259)
二十七	心理痕迹.....	(265)
二十八	铁证如山.....	(272)

一 恶浊的人际关系

昭和二十二年（即一九四七年）六月的月末，我接到歌川一马的邀请，到东京日本桥的一家名叫坪平的小饭店跟他会面。坪平店的老板坪田平吉原是歌川家的厨师，他的内掌柜照夜在他家当女佣。一马的父亲歌川多门，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爱好女色之徒。蓄妾、与艺人狎昵自不用说，就连女佣也不放过。面容娇好、仪态文雅的照夜被他染指，自然不出意外。作为代价，当她与坪田结婚时，他送给了她一笔经营小饭店的资金。一马在东京的宅邸毁于战火，所以每次到东京，都下榻于坪平饭店。

“实际上，我突然有了一个古怪的想法，希望你能到我家度夏。”

一马的宅邸坐落在一处交通极为不便的深山里。下火车后，再乘上汽车经过约六日里^①的山路，下了汽车后还得再步行约一日里，方可抵达。正因为地处边鄙，战争期间，我们几个文人至友才疏散到了他的家中。当然，还有一个目的是他家是酿酒商，可以开怀畅饮。

① 六日里约合二十三公里。——译者注

“不把来龙去脉讲清楚，也许你觉得难以理解。这个月初，望月王仁这小子晃荡到我家来了。接着，是丹后弓彦与内海明相继来到。因为我妹妹珠绪发出了邀请信，请他们到家中消夏。因为是跟你，我才打开天窗说亮话，珠绪她今年春天堕胎了。对方是谁，她压根儿不说，所以至今也弄不清楚，只知道她一个月里几乎有半个月随意往东京跑，住宿在某处，因此线索无从查起。众所周知，望月王仁这个人傲慢无礼、粗暴低俗，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浪子。丹后弓彦呢，表面上像个英国绅士，彬彬有礼、一本正经，骨子里却是生来的傲慢自居、自命不凡，是个极为阴险的乖戾之徒、斯文流氓。只有内海明性格较为开朗，可是生来的罗锅，身形丑陋，对他没有打折扣的必要。这三个人聚到一起就闹得沸反盈天。而珠绪则以此为乐，极尽挑拨之能事。我们都忍受不了啦。这个罗锅子爱找人的碴儿，翻着眼睛看人，还不时发脾气，把餐桌上的餐具摔到地板上，有时见到人的影子，就会突然不高兴地离席而去……弄得我们一个个情绪烦躁，内心不快，以致连静下来慢慢读读书的平和心境都没有了。有时心想：索性让这帮老伙计——即战争期间疏散时来过的一帮人——都聚集到我这里，共度一夏怎么样？这些我可跟谁也没讲过。况且东京的饭店也要休业关门，不是正好么？尽思量这档子事了。他们也希望如此，我们则可以此逃出苦海。他们是解闷无术，我们则

是为彼等所苦。此外若有解乏之士出现，无论是木贝也好，小六也罢，谁来都解救了我们，可令人暂忘忧烦。故而恳请你一定大驾光临。木贝跟小六都定下来了，事实上我们已决定后天一起动身。”

“宇津木先生也……”

“当然是一起。连胡蝶小姐都去。她为此不得不暂别舞台一个夏季。”

女作家宇津木秋子眼下跟法国文学专家三宅木兵卫住在一起，她本来是一马的原配夫人。本来是协商离婚的，既然大家都是文坛同好，后事也就处理得很妥当。问题不出在一马，而出在望月王仁身上。疏散期间，宇津木秋子，即当时的一马夫人，跟木兵卫谈得很投机，战争结束后要回到东京时，经过协商，一马同意离婚。一马本来就拿秋子没办法，对她没有任何依恋。

秋子是一位非常多情的女子。疏散期间，她跟王仁的关系比跟木兵卫的关系更深。王仁之辈，全然没有一点贞节廉耻之念，他既跟珠绪有交往，又跟女佣之流村姑之类广播情缘。至于秋子之类，则视为饭后果，心里头只当她是小小的茶点牙祭。秋子绝望之余，跟木兵卫聚到了一起。不过她内心还是相当中意王仁的。王仁是社会上大红大紫的流行作家，他的傲慢无礼、粗暴低俗、充满野性，对肉感派的秋子而言正是极富魅力之处。秋子是一个本能的偶人般的小女人，极为痴情，不善于抑制自己

的情感，然而此次到山庄去跟王仁再续前缘已自然不可能。木兵卫其人，理智聪明，一副学者风度，干练风趣，一旦给低俗的女流迷住就被人玩得团团转，仅余唯唯诺诺而已。因此也可以说他心中嫉意甚浓，且应一马之招赴会之类全属愚笨之举。

我认为这次招待会已有诚如一马所谈的上述诸多理由，而一马本人则把对这一计划最感兴奋的最大理由刻意隐藏起来了。他的醉翁之意在于胡蝶小姐！他真正想邀请的是胡蝶小姐吧，我想。

明石胡蝶是剧作家人见小六的夫人，是一名演员。她满身妖媚之气，充满了激发人欲望的肉感。不过胡蝶女士对王仁之类的野性派则极为讨厌，喜欢理智型的文质彬彬的男人。人见小六之辈逢事粘粘乎乎，执拗不化，态度暧昧，小心过头，虽生性热情、待人和蔼，却是极难交往的一类男子。疏散期间，胡蝶女士对一马情有心许，已下定决心：只要一马这边主动出击，她就会抛下小六，跟随一马。

不过当时一马胆怯了。宇津木秋子跟三宅木兵卫一起走了。被本来没有任何依恋的女子遗弃，心里头十分黯淡茫然。疏散客随着战事的结束转眼间都离开了，连小六跟胡蝶也走了。孤独就像他所欣赏的至爱恋人般长伴着他，当时甚至使他充满了冷峻的勇气，目送着同仁离去，并把自己深闭于孤独之塔里。

每隔一两个月，他便来一次东京，每次上京，他

都深感人间世事的变化，给他的内心以极大的影响。去年春季，他跟现在的夫人文香相遇了。据说文香小姐在学生时代就喜欢作诗，理智型的诗坛怪才歌川一马对文学少女而言，自然是相当有魅力的中坚诗人。当时她曾经三四次携友一起造访过一马，然而诗歌于文香小姐而言无异于临阵磨枪，实际上她是于诗歌缘份不深的人，因此女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拜访过一马。

去年再度相逢时，文香已与画家土居光一同居。评论界说土居的绘画独一无二，甚至吹捧他为鬼才，我则不以为然。往超现实主义式的构图上信笔抹上专事官能性煽情的意象，使之熠熠生辉，乍看上去，在刺激官能的同时仿佛还充满了几许阴冷、忧郁的诗情画趣。这正是他的自得之处。然而实际上，孤独与虚无的深刻内涵在画中根本一丝也找不到。他只是一位善于投机取巧的商人，会顺应时代的喜好涂抹色彩，刻意地殚精竭虑地强作类似之物的名人而已。因此，他绘画的创作态度就是商业性的，更不用说他还是一位自我推销的高手。战争结束之后，在这个画家的艰苦年代里，他跟杂志社、文士们有了联系，用他的插图大赚了一笔，并顺理成章地受世人吹捧，称他为鬼才，赞扬他的风格独一无二。

一马则像变了一个人。历经时代的变迁，诸多压抑的情感非但没有授他以发泄的借口，反而一反常态，好像自己的老婆在跟人家通奸似的。他全然

不顾女方已有男友的事实，极尽固执，孤注一掷地紧追不舍。

文香确实是一位美貌佳人，美得十分特别。文香这么一个芳名更使她增色，她性喜戏耍，无忧无虑。不过她好像讨厌纠缠不休，对一马的一往情深、不合时宜的认真也曾给过不好看的脸色。这种人也许是天生的媚妇型的女人吧，她们最讨厌的就是贫穷。土居光一在画家群中，通过绘制插图收入也算不少，但是在这个物价高涨的时代仅只是一点可怜的收入，连一双绸袜都买不起。一马这边本来便是有钱的公子哥儿，加上顺应时势成为造酒商，还拥有数十万町^①的山林，就是自己不愿意要也有成千上万的黑市金银花花地流进口袋。每一次进京他都从金库里取上一把纸币，至于把这一小把减去后，金库里还剩多少便不清楚了。信手抓来的一札手纸般的纸币，总在七八万日元，这是一种下层庶民无术估算的数字。而喜欢游玩、品尝美味、穿漂亮衣物的文香自然对这么多的钱着了迷。她终于冷淡地向土居光一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与一马喜结良缘。那已是去年晚秋的事。

在这件事上，商场好手土居光一自然也不轻易罢手。他马上跟一马促膝商谈，说是时下的女子赎身都要花上三万、五万的，得交二十万日元才放人。

^① 一町为 9918 平方米。——译者注

一马马上压价到十万日元，最后以十五万元了结了此事。

“得了吧，那种女的没有我的肉体作伴的话，是活不下去的。我的肉体给了她极大的快乐，把她快活得像欧洲的婊子，都要醉倒了。一马他不就是个一吹就飞的无聊诗人么，过不久她就会泪流满面地到我这里来道歉的。”

土居光一是这样对我说的。嗨，哪怕万分自信的、日本型的唐璜也会拿这小子没辙吧！文香这个女人兴许不会小瞧任何一个男人，她是把世间所有的男子都视为自己可以随意取用之物的乐天派。

土居光一在提出二十万日元赎身费的请求时，他的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的确，这位乐天派的美人从不小瞧一个男人，可是她的这一小小的举动还是猛烈地刺伤了他的自傲而使他怒不可遏，震怒万分，决定报复。报复虽然谈不上，但据说分手时他气势汹汹地大发了一通脾气，大吵了一场。

当我讲述这段故事时，土居光一竟哈哈大笑：“别傻了，吵架这种事，在男人之间其最终结果会成为改善关系的良机，所谓不打不成交。而男女之间的吵架，如果相互间是陌生人是吵不起来的。所谓的大吵一场再分手，已成为形成更良好关系的必要条件。你明白么？”土居简直就是自信不爽、自命不凡的化身。

土居光一的想法是何等离谱，以致文香小姐自

此再也没有理会过他一次。不过这一婚姻对一马来说似乎也并非幸福美满。不是说她发生了特别的红杏出墙之事。文香小姐是属于衣服下面的肌肤会熠熠闪光的衣通姬一类的丽人，她浑身散发出美艳和娇润，看上去是那么美艳照人，可是她本人却出人意料地对情欲之事根本不关心，极为冷淡，缺乏兴趣，风骚之处甚少。只是每次上京时，极尽奢华地拼命购物，当十分喜欢、相当中意的衣饰和袜子到手后，欢喜之极的第一夜总是穿着新衣、套着新袜睡觉。如此狼狈之相，显示出她是个心性无根之人。

她凡事都逗人喜爱，纤毫没有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式的傲慢自大，只是她任性随意，不善解人意。她丝毫不考虑作为妻子应有的义务，因此服侍丈夫什么的从没放在心上，而且无论丈夫干什么都一副心平气和的平淡样子，一马对这一点尤感美中不足。既然自己不被当成特别的男人格外地对待，他的努力也就成了毫无成效的白费力气。特别是当她对一切深感不满、焦躁不安、万念俱空并转而成恨时，就会乾坤颠倒地乱发一通脾气。这时的一马就会脸色大变，全然被她所压倒，痛彻地感受着雄性之身的苦闷与乏味，自然，懊恼与叛逆的程度也就加深了。

实际上这些事发生在对文香夫人过分溺恋之后。到了这一程度，他在情绪上自然就会浮躁。因此他招待疏散时的笨蛋们过夏，事实上多少出于进攻胡蝶夫人的用心。像他这样的少爷是受人喜欢的，

他对此也很高兴，但他还是扮出一副佯装不知的样子，他就喜欢这样生活。特别是确切证实他人之妻不爱丈夫却暗恋着自己这一点，同时以一副自然而然的姿态戏谑地摆弄着这一爱情，会令他感到欢悦。因此，这一切只是基于他的一时兴起，并非拈花惹草之举，更无须主动地解劝他。他不会去做，他对胡蝶还没有着迷到会大举进攻的地步。

一马的这种性格，使自己深不可测地陷入对文香夫人产生溺恋的境地而不能自拔、晕头转向，他昏头昏脑的这一外表，给人一种十分遗憾的感觉。但他的这一心理我还是了然于心的。因此他就通过招待胡蝶夫人，悄悄沉溺于她的爱中，说直一点即是以玩弄、戏弄胡蝶夫人的纯真的爱来得到满足。他有这一想法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真正迷恋的是文香夫人，而且一不留神就会无法挽救。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虽然他是一位阔少，但毕竟已年过四十。而且他是一位成就有嘉的文士，还是一位诗人。即使他为魔鬼所魅惑，也只不过是必须靠自身来背负人生十字架的凡人而已。还没有为他操心到这一步的必要。

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确实有不去参加聚会的理由。确实，不法之徒望月王仁也混杂其中，加上丹后弓彦这个一本正经的乖戾之徒与内海明这个闹哄哄的罗锅儿之流，他们会相互纠缠，相互吹胡子

瞪眼、闹别扭，就算把他们叫做一群妖魔鬼怪也不过分。类似破败的蛛网般的东西，将黏黏糊糊地纠缠在一起的男男女女汇集于一堂，这种令人感到阴森抑郁的关联与纠葛，想起来就叫人不快，让人感到低俗，令人厌腻。再说我若是加入其中，还另有一桩实出无奈的隐情。

我的夫人京子，是一马的父亲歌川多门的小妾。在成群的妻妾中，京子是格外受宠的一个，因此在战争期间，因无法直接纳入家中（其时梶子夫人尚在人世），多门就借用村中的一所宅子，让她与家人分开过。我与京子共坠爱河后，于战争结束时夺其所爱，一同回到了东京。

多门的脾气是十分暴躁的，风闻他无论如何都震怒难消。碰巧，这位大臣级的政治家，对将来抱着极大的希望、充满憧憬之时，又被人轻易地挤下台，这就更令他怒不可遏。而我则充当了这位大人物在盛怒之时可怜的憎恨对象。所幸的是去年夏天，梶子夫人仙逝，不久他又看上了村中一家殷实人家的名叫下枝的女孩儿，强行收为身边的女仆，即侍女、小妾。听说，他的情绪这才转变了些，用他遭人排挤后的闲适的身体，宠爱着眼下才十九岁的小女子，过着好色逸乐的生活。

“我可跟木贝、小六不一样，是不能直接上你们家的。就算你父亲的雷霆震怒稍许平静了点……我可不愿回想令人不快的事。我也就罢了，京子肯定

会汗毛直竖的。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邀请。”

“你暂且忍耐一会儿，听听我的一席话再说。因为唯有跟你我才能打开心扉，把一切说明道白。既有一段极其情绪化的我脑海里的童话故事，又有一段略为通俗的实在的犯罪故事。”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封着口的书信。

“你看看吧！世上竟有人做这种缺德事。”

极为普通的信纸上，写有下面的文字：

梶子夫人是被谁所杀？

所有一切都会在周忌日了结吗？

那憎恶、诅咒、悲痛与愤怒……

字迹很不工整。也许是为了不留下笔迹而刻意写就的。用的是便宜的墨水，留下了好多污迹。邮戳上标示的发信地点为附近的小镇，从东京出发，乘火车即可直达。而离他的家则有七日里路的路程，得坐汽车绕过山路。然而这座田园小镇，却是离他的家乡最近的一座城镇，乡下人购物基本都利用这座小镇。

“这可是一篇新潮文章，不仅新潮，还很有文学性。”

“这封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中没有直接写犯人是谁，但就寄给我这一点，兴许是把我当成犯人了。众所周知，我家中的母亲是第二任母亲，是在我的

生母去世后嫁到我家来的，因此年龄只跟我相差三岁。她是去年八月九日四十二岁时过世的。可是我有何理由要杀这位母亲呢？她本来就是位哮喘病人，患的是肺哮喘。这种病是很可怕的痼疾，海老冢这位跛脚医生，是一位已经落魄的远房人家的子弟，就为医治这种病，付给他学费让他学内科，约在五年前，在村里给了他一栋房子让他开业。在山间没有医生的村子里开业行医，仅会点内科是不够的，从外科、耳鼻科、眼科至牙科，他都必须一手包下来。父亲等人反对过早叫他回来，说是为了全村索性给他充裕的时间以学到所有科目的知识。母亲却认为不妥，说他是专门为她请来的医生，因此他仅在毕业后到研究室实习了一年就被强行召回村里了。医生本人学究气十足，对这一做法心里非常不满。回到村里后表面上很顺从，实际上脾气怎么都合不来。母亲说他忘恩负义，一点也不热心，迁怒于他，可是又生怕他逃走，也就只好忍受着这种不满。哮喘这种病是非常痛苦的，她时常趴下来撕扯着草席。母亲就是趴着扯着草席痛苦地死去的，打了无数针也无济于事。这是心脏哮喘的一般症状，没有什么特别。不过令她痛苦不堪的病态已经差不多到了极限，到了这一步纵使用一点诸如毒害之类的外部手段，也是难以觉察的。外表上看有出血与死人斑，这类症状姑且不谈，单是其痛苦的神情就……不过，出血跟死人斑也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死之后，仅